

2

「一個天空，各自表述」

一個天空
各自表述



喜歡針對各種事物發表不同的意見，為人類的天性之一，動物就比較沒有這種「各自表述」的麻煩，因為它們不會講話。以目前民主社會形態而言，大自美國應不應該出兵攻打伊拉克等國際大事，小到一個人每天要刷幾次牙，蹲幾回馬桶才算標準這類的「鼻屎」小事¹。專家、學者、各行各業，甚至於才上幼稚園沒兩天的小朋友們也都有他們自己不同的意見和想法。

但是在一個團體中如果經常表示不同看法的，往往會被當作「Trouble Maker」（麻煩製造者）。固然有些言論實在也太不高明，屬於那種明明沒見過駱駝硬要說成「馬背腫」型的，但也不乏一些「先知卓見」者在其中；但就歷史發展情況看來，愚蠢的言行往往受到英雄式的崇拜，肯講真話或看法與眾不同的先進，反倒是經常被一些當權者當成異端或邪魔妖道般修理。

王獻之的書法如「枯樹、餓隸」？

譬如說「地球繞著太陽跑」這種現代被認為是很普通的常識，可是在四百多年前講這種話的人可是要冒生命之危險。義大利的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西元1564-1642）他從望遠鏡裡證明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西元1473-1543）的「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說法，當時羅馬教廷從主教到信徒，卻無法接受這種「妖言惑眾」的「不同看法」，於是群起迫害伽利略。最後伽利略在酷刑之下只好屈服了，公開宣布自己的看法是個謬論，昧著良知睜眼說了瞎話，肯定「太陽是繞著地球跑」之說。悲慘之至！

1 台灣前外交部長陳唐山的名言之一，他形容新加坡是一個如「鼻屎」般的小國家。

書法鑑賞方面，自古以來也有許許多多這種「看法不同」的問題發生：

舉例如王獻之（西元344-386）的書法，在晉朝時其實是一種比王羲之更具藝術創作性的作品，也是行草告別單字，邁向連綿書寫藝術的開始。現代學者書法家胡小石²，更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展而成的。在唐代，當時人對小王的書法即有不同的評價，有人喜歡，有人視為不古。

不幸的是，彼時的當權者唐太宗（圖一）崇拜的是王羲之的傳統書法，無法接受王獻之這種晉朝的「現代書藝」，不但大力推行「揚父抑子」的運動，還寫了一段很不利於王獻之的文字傳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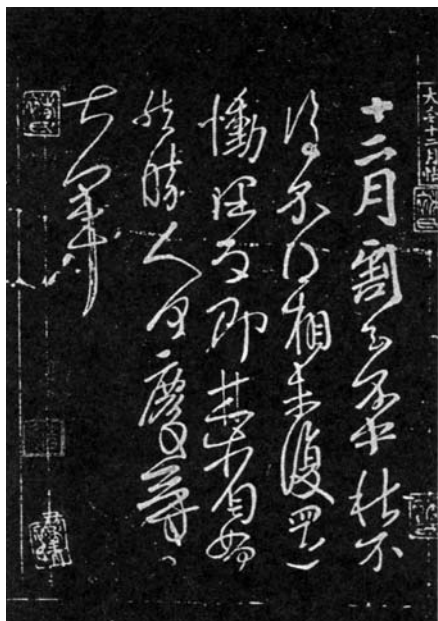


圖一 唐太宗《使至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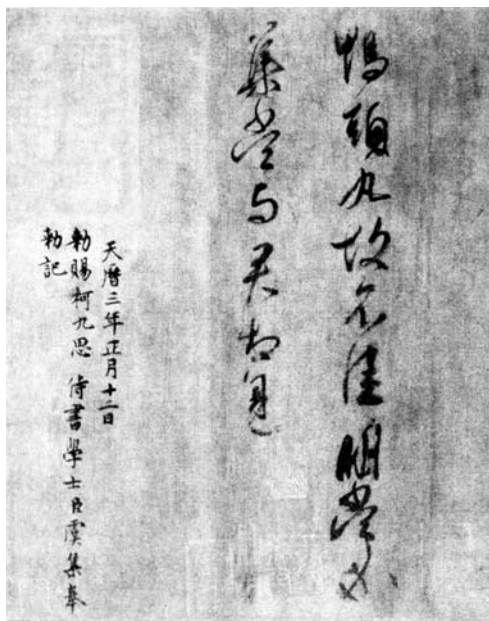
2 胡小石（西元1888-1962），名光燁，字小石，號倩尹，晚年別號子夏、沙公。師承清道人李瑞清，是著名之學者、詩人、書法家。

「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法，拘束如顏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

用「枯樹、餓隸」等這類毀謗性極大的形容詞，尤其從帝王口中說出，威力是相當可怕的，加上孫虔禮又在《書譜》中「推波助瀾」，說王獻之曾在謝安面前「自稱勝父」不亦過乎；還「假託神仙，恥崇家範」，甚至於趁父親外出時，塗掉王羲之壁上的原作字跡偷偷換上自己的「仿冒品」……。把王獻之說成像是一個愛和父親搶風頭，手段又不高明的孽子。如此被書史上兩大絕頂高手輪番重擊，獻之焉能不敗？導致王獻之的書法千百年來，沒有受到應有的尊崇，真是令人不禁為之叫屈。實際上若從王獻之流傳下來的幾件字跡來觀察，我實在不知從何看「枯樹、餓隸」？（圖二、三）。向以損人出名的米芾於《書史》中倒是講了一點真話，對王獻之評價



圖二 王獻之《十二月帖》已有狂草態勢出現



圖三 王獻之《鴨頭丸帖》正如米芾所言「天真超逸」

甚高：「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持平而論，應是獻之的真書、章草不及羲之，但行草「前衛開創性」則過之。

至於王獻之是否如孫過庭所言那般的「不孝」，依現行法，光是聽孫虔禮的「一面之詞」而沒有王獻之本人的答辯，我是不太相信的。

其實每個人依個性及所站的角度不同，對同樣的東西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意見能相同固然是「英雄所見略同」、「相見恨晚」值得欣慰，但別忘了「盲從」、「追求流行」也都是屬於「意見相同」的一種集體表現；因此碰上意見不同，看法相左時，吾人不妨虛心受教當作參考，人類有很多的創造與發明正是源自於不同的看法激盪所出。

在物理界，有一個膾炙人口「一個天空，各自表述」的故事：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布洛克（Brockhouse，1918-2003）與海森柏格（Heisenberg，1907-1976）在多年前有一場海邊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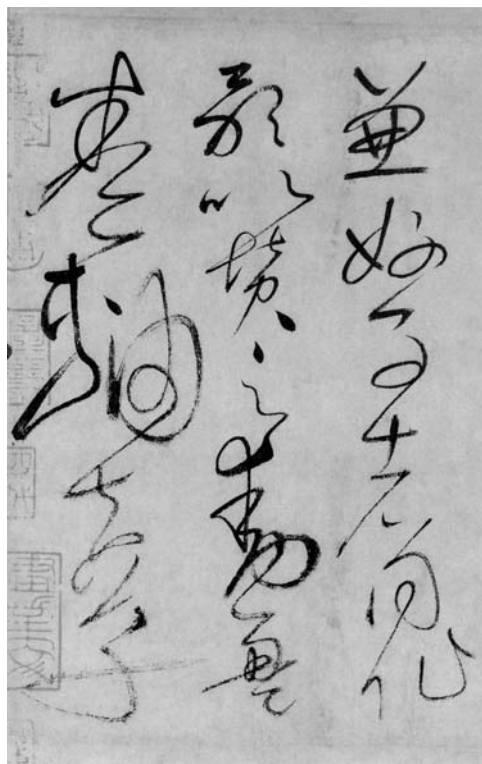
有一天，布洛克與海森柏格沿著海灘漫步，布洛克不停的向海森柏格談論有關天空數學結構的一個新理論，海森柏格一直靜靜的聽著，最後抬起頭來說：「天空，我看見的是藍色的鳥兒在天空飛翔。」

布洛克是站在科學家的觀點，而海森柏格則是以哲學的視野來看天空。面對同樣的一片天空，這兩種描述都可能正確，但卻都不完全。這個故事之所以一再被傳誦，正是因為它很生動的呈現了「一個天空，各自表述」的包容；不用爭辯，無須交集，各取所需的一種「互補但不傷害」理論精髓。

「一個懷素，各自表述」

再拿最近書法界大熱門話題：《懷素自敘帖》(圖四)，其實也正是「一個懷素，各自表述」的現象。

故宮博物院的《懷素自敘帖》，有人說是「真跡」，有人說是「臨本」，有人說是「摹本」，也有人說「映臨」等等，眾說紛紜，學者們高來高去看得旁觀的人莫不眼花撩亂，個個「霧煞煞」³，不知



圖四 《懷素自敘帖》(局部)

3 閩南語，看不清，搞不懂的意思。

道該相信那一個。

相信它如清代的安岐⁴讚曰：「墨氣紙色精采動人，其中縱橫變化發乎毫端，奧妙絕倫，有不可形容之勢。」

懷疑是假國寶的如阮鴻騫教授於研討會中所發言：「《自敘帖》整體失之於軟弱浮滑，筆力不能酣暢沉實，不無受臨摹之限。」

李郁周甚至對報紙記者受訪時說：「行筆遲緩軟弱，寫得如此不堪，浪得虛名⁵。」

面對此類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我認為與會的大陸學者黃惇的態度是比較客觀而值得推崇的；對於中國書畫鑑定名家徐邦達批評《自敘帖》「細看用筆薄媚軟熟，有筋鮮骨，豈能是大家風範。」的見解，黃惇說：「這些觀點我則不敢苟同。不過這是藝術上的評價，是所謂的『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快閃族」flashmob 進軍書法界

此次《懷素自敘帖》研討會，無論從與會人數多寡或參與學者的素質、群眾反應之熱烈，均可看出主辦單位「中華書道學會」的用心，的確是一場國內相當成功而罕見的高水準研討會，這裡且撇開真假的學術辯論不提，個人覺得還有幾件是值得書法界一提之事：

第一是「快閃族 flashmob」⁶正式進軍書法界。

4 安岐（西元1683—？）字儀週，號麓村、松泉老人。學問淵博，尤精鑑賞，收藏書畫之富，甲於海內。乾隆八年，寫成著錄書《墨緣匯觀》。

5 中國時報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D8版

6 所謂「快閃族」flashmob指的是：一群互不相識的人，透過網路或手機的聯繫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一起從事一些無意義或搞笑的無厘頭活動然後迅速消失……。

當天在懷素的研討會場，一開始氣氛就有點詭異，隱含一股山雨欲來之勢，讓人恍如置身於「武林競技」大會上。正如武俠小說常用的形容詞：「說時遲，那時快」，眾人只覺眼睛一花，台上忽然出現蜘蛛人、蝙蝠俠，手持「假國寶和三流學者」八個大字的鮮紅色布條，左右一字排開。事出突然，台下武林群雄一陣錯愕慌亂，議論紛紛不知出了什麼事。直到有人驚呼一聲「鬧場啦」，群雄才如大夢初醒。於是大會工作人員匆忙上台勸離，蜘蛛、蝙蝠兩位大俠迅速「快閃」離場……。這時一群辣妹自場外手抱書冊飄然而至，天女散花似的分發與會者每人一本王裕民⁷所著《假國寶和三流學者》大作。

台灣歷來的書法研討會，大概從來沒有這麼「駭HIGHT」和「酷COOL」⁸過。事發當時，我還聽到有人在會場中猛誇「中華書道學會」的張松蓮理事長「英明」，居然精心設計了這麼一場辣妹+蜘蛛人+蝙蝠俠的「快閃族開場秀」。其實張松蓮當時也是一頭霧水愣在那裡半天，搞不清楚到底來了何方神聖。

第二，故宮此次不但派出菁英參與研討，還破例的展出《自敘帖》來配合此次研討會，並與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以高科技攝影技術來檢查《懷素自敘帖》，在可將眼睛「增加一千倍」功能的檢視下，舉凡補紙、裝裱次數、破洞、修補痕跡乃至蓋印的時間，都可以一覽無遺。這也正式宣告台灣的書畫鑑定已從憑肉眼觀察的「各自表述」階段，步入了「讓證據說話」的高科技時代，想

7 王裕民（西元1974—2004）享年三十歲。專精於藝術史與思想史研究，曾為知名作家李敖的助理，合著《周越墨蹟研究——你不知道的故宮博物院》，出版《假國寶：懷素自敘帖研究》《假國寶與三流學者：懷素自敘帖研究續集》等書。

8 「駭HIGHT」，熱鬧而情緒激昂。「酷COOL」，指有個性又很神氣之意。

來往後應該可以減少很多的口水爭論吧。

第三，與會者無論正反雙方皆展現了高度的「克制力」，未有過分的人身攻擊言論出現，尤其李郁周幾乎是在「一面倒」的質疑聲浪中，冷靜的全程參與，展現了高水準的風度。

台大藝研所教授傅申的結論說得很好：「懷素《自敘帖》的真偽問題，在台灣再度掀起了熱烈的論戰。李（郁周）、王（裕民）兩位對古代書跡的真偽論，絕對有助於學術的提昇，他們正面的貢獻應為學界肯定。」

無論結果如何，我認為整個書法界是真正的大贏家。

部長的書法好不好

最後來談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自從某部長的書法被幕僚拿去印製包裝紙上了新聞頭版，至少有十人以上問我同一個問題：「某某部長的書法好不好？」

堂堂一個中華民國的部長寫寫中國書法，沾點傳統文化，書法界小民當然高興都來不及，豈能說不好？更何況部長是個大官，根據本人過去的「林氏語錄」曾曰：「官大學問大，名大書法『ㄅ一ㄨ、』⁹，部長的書法造詣當然是非同小可不容懷疑」。

不過蘋果日報和一些電視台記者們顯然跟我「看法不同」，他們都認為這可是個「拍馬屁」的大問題。全教會理事長呂秀菊說如果部長是書法名家，就可以用；否則，每個官員上台都可以推銷自己的作品，每任都如法炮製，那怎麼了得。這話似乎有點道理。我想

9 『ㄅ一ㄨ、』了不起的樣子。

到之前有位外號叫作「叢林中小白兔」的女部長，任期去頭掐尾剩下可能還不到兩個月，如果她也用自己的書法或者美麗的玉照拿去印包裝紙，夠幸運的話，包裝紙印好時正好可以用來打包自己的行李回家。

當大家都在為「部長的書法好不好」操心的時候，我的想法可不一樣，我比較關心部長桌子上的那一「桶」毛筆。我在電視鏡頭中見到部長寫字時書桌上有個大筆桶，「倒插」了十來隻毛筆。我猜想出了幾種可能性：

一是部長可能平日勤政愛民，忙得沒有什麼時間動筆，因此筆筒中的毛筆絕大多數都在坐冷板凳，沒吃過墨水，所以是「白色」的居多，當然也有可能是部長把「黑色的」都擺在自家裡「深藏不露」，「白色」的是應記者的採訪要求臨時借來擺波士（pose）的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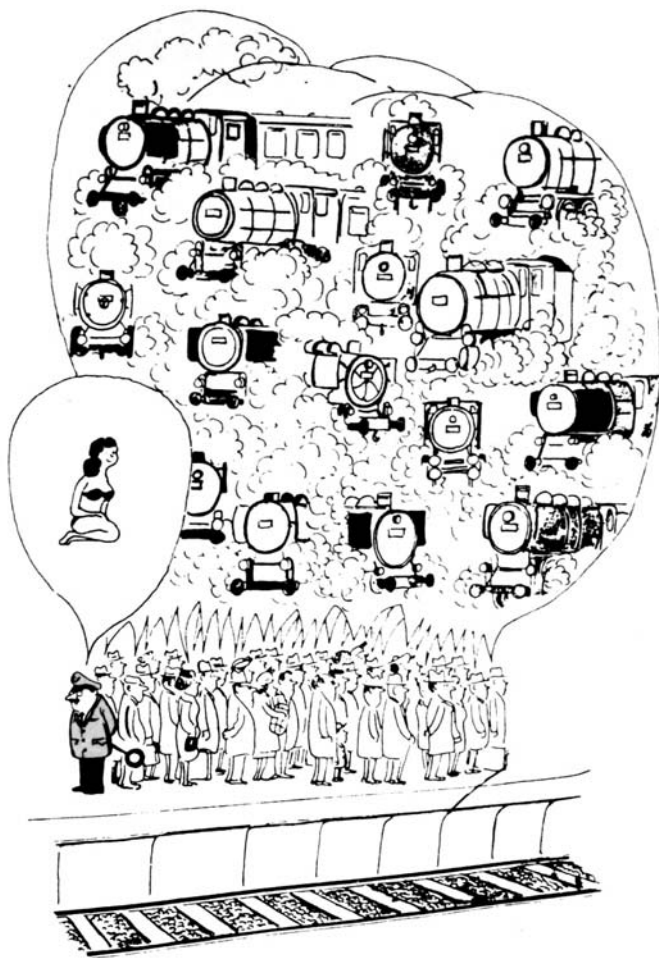
第二，「倒插毛筆」是保養毛筆的大忌之一，尤其是講究「筆墨精良」的書法家。想當年我在書法啟蒙學習之時，書法老師就經常諄諄告誡：「寫書法的毛筆一定要懸掛起來不可倒插」。何故？毛筆倒插除了會累積殘墨破壞筆頭外，也容易造成筆毛扭曲不順。不過這也不一定能怪部長，可能又是他的書法老師跟我的「看法不同」吧。

站長老爹在想什麼

最後請大家看一幅漫畫，這可是我超喜歡的漫畫之一（圖五），一個幾乎要被乘客擠爆了的火車站月台，漫畫家很生動的表達出乘客們久候火車不至，望眼欲穿的那種群眾焦慮。所有的乘客一致朝著

相同的方向，想的都是火車快點進站。唯有漫畫左下角的那位站長老爹顯得優游自在，他臉朝相反的方向，背對眾人，臉露微笑，想的大概是他遠方的情人吧。

如果整個火車站就像個人生舞台，當大家都朝同一個方向想同一件事時，何不學學站長老爹「換個角度」來一個「不同的想法」，輕鬆一下，不亦樂乎？



圖五 一個火車各自表述